

25个国家引进版权

法语国家最佳侦探小说大奖

欧洲青少年读者奖

同名电影即将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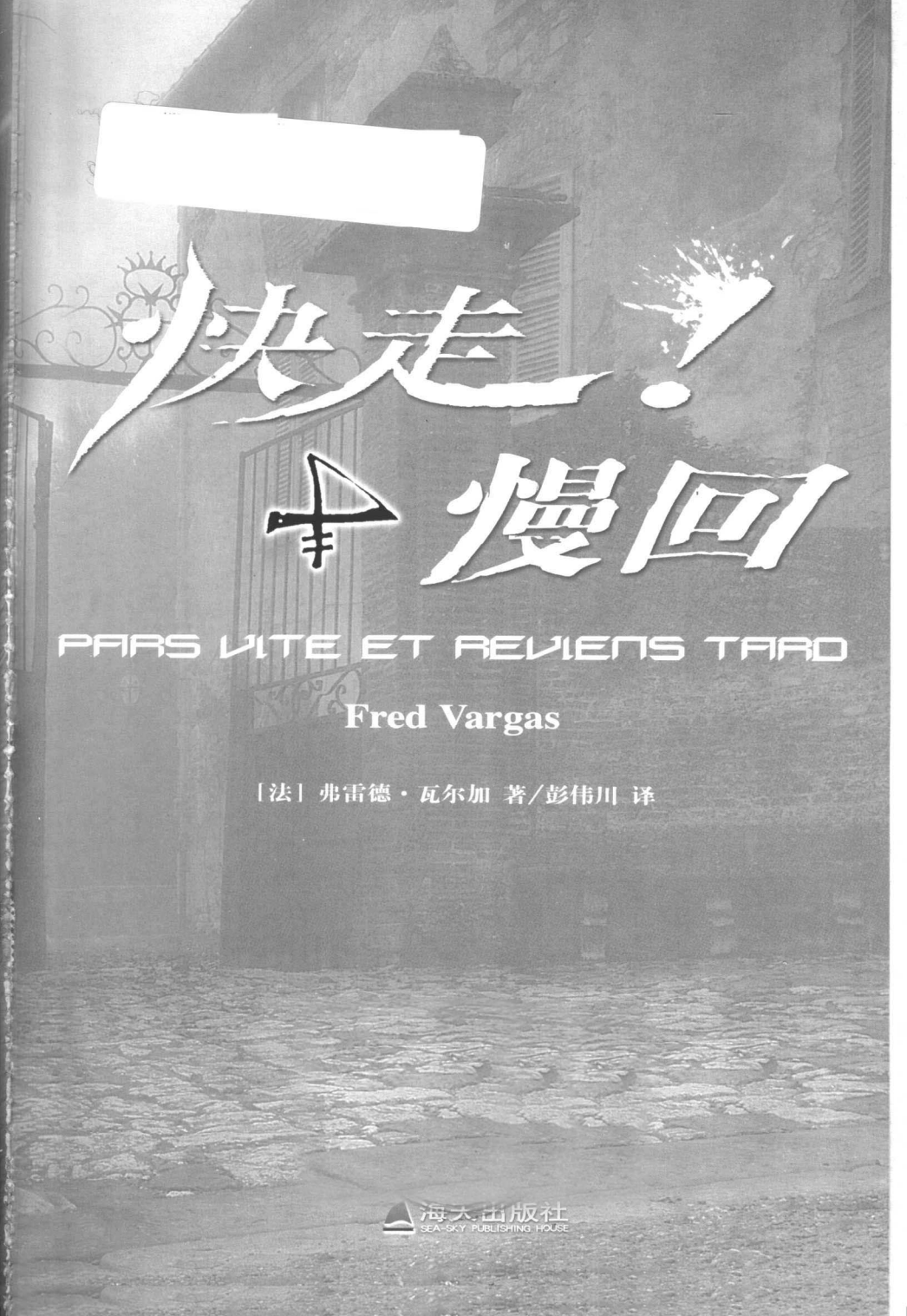
快走！ + 慢回

PARS VITE ET REVIENS TARD

Fred Vargas

[法] 弗雷德·瓦尔加 著/彭伟川 译

 海天出版社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快走！ + 慢回

PARS VITE ET REVIENTS TARD

Fred Vargas

[法] 弗雷德·瓦尔加 著/彭伟川 译



海天出版社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走! 慢回/(法)弗雷德·瓦尔加著;彭伟川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7
ISBN 7-80697-435-0

I. 快… II. ①瓦… ②彭… III. 侦探小说—法国
—现代 IV. 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91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9-2004-124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胡小跃 美术编辑: 李 萌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张 玫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10千 印数: 1-8000册
定价: 21.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法国是个文学大国，却不是个侦探小说大国，虽然它有著名的黑河系列、圣安东尼奥系列、SAS系列等等，各方也对这类拥有大量读者、能提高出版业产值的通俗读物极为重视和支持，但与英美相比，法国的侦探小说仍显落后，150多年前，它是在英美侦探小说的影响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50多年后，法国还是找不到能与爱伦·坡、阿加莎·克里斯蒂娜抗衡的国际级侦探小说大家，以至于法国人在许多场合都毫不见外地把比利时法语作家西默农当成是自己的作家，“法国侦探小说大师西默农”这种说法实在是事出有因。

然而，一个年轻的女考古学家也许会改写法国侦探小说的历史。2001年，这个取了一个男性名字的女科学家在巴黎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叫做《快走！慢回》的小说，不到一个月就在法国销售了3.5万册，随后不断重印，到了年底，已销了13万册。英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等国的书商闻风而动，纷纷购买版权，到现在为止，该书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5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后，均创下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在德国，它甚至还获得了“2004年德国侦探小说奖”(Deutscher

Krimipreis)。在法国,《快走!慢回》几年来一直高居畅销书榜。在该书的中译版即将问世之际,它在法国的销量已达到30多万册,这对一个只有6000多万人口、每年出版4万多种新书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人们欢呼“法国侦探小说女王”的诞生,并授予这本书以各种奖项,2001年,在该书出版的当年,它就获得了法国书商奖,2002年,它又分别获得了法国著名女性杂志ELLE的女读者大奖和法语国家最佳侦探小说奖。3年后,人们还没有忘记它,2005年,它又获得了欧洲青少年读物奖,早已购买了该书电影改编权的法国高蒙电影公司经几年的精心准备,也投入了拍摄工作。如今,法国有大学已把瓦尔加的作品当作选修教材,并有学者开始研究瓦尔加的创作,撰写有关论文。这个似乎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考古学家一不小心就进入了法国“经典”作家的行列。

然而,瓦尔加在文坛并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早在1986年她就出版了处女作《爱情与死亡的游戏》,而且一炮打响,获得了当年的烧酒节侦探小说奖。但随后她屡遭挫折,同一个出版商拒绝了她的几部书稿,理由是“侦探小说的味道不浓”,这在法国文坛也算是个奇事。1992年,她遇到一个刚刚创办的出版社的女出版商维维安娜·阿米,阿米缺稿,饥不择食便要了瓦尔加的《蓝色俱乐部中的男人》,谁知该书当年就获得了圣拿撒勒节大奖。但瓦尔加的创作马上又陷入了低潮,接下去的《垂死者向你致敬》只印了2500册,而且卖了几年都没有卖完。这对已尝过成功滋味的瓦尔加来说不啻是一种耻辱,对出版商阿米来说更是一种考验。好在瓦尔加很快就挽回了败局,

1995年，她的《死者，起立》先后获得勒芒城侦探小说奖和神秘小说批评奖，1999年出版的《反面人》又相继获得黑色小说大奖和神秘小说批评奖，2001年，她编写的电影剧本《四条河》又获法国昂古莱姆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也是在这一年，她的第9部小说《快走！慢回》出版，这部小说标志着她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并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尤其是在法国侦探小说领域中的地位。

销量可以反映读者对一本书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而奖项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本书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同时获得法国国家最佳侦探小说奖、女读者奖、青少年读物奖，畅销全国这么多国家，表明这本书的读者不仅不分国界，而且不分年龄和性别。那么，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读物”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小说的情节。

故事发生在当今的巴黎，小说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以水手若斯为主。若斯原是法国西部滨海地区布列塔尼的一个水手，船主不愿花钱修船，却又赶着船员们出海，结果破旧不堪的渔船在海上触礁沉没，只有若斯一个人幸存。若斯上岸后痛打了船主，结果坐了9个月的牢。出狱后被船主买通的港监处官员到处刁难他，使他无法再在船上找到工作，他只好离开海边，来到巴黎，寄居在蒙帕纳斯区的一个膳食公寓里。为了谋生，他操起了老祖宗当年干过的一个古老行当：街头公告员。他在街边的树上挂一个箱子，人们把产品广告、婚丧启事、房产信息乃至求爱信、绝交信塞进箱子，顺便附上5个法郎。他每

天早中晚三次，在十字路口边的广场上当众宣读，并配以时事新闻、社会新闻和天气预报，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由于收费低廉，效果不错，他的生意兴隆，每个月竟能赚9000法郎。但最近一段时间，他遇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有人不时塞入怪信，信是用古法语有时甚至是用拉丁语写的，内容莫名其妙，付费却比其他人高出三四倍。膳食公寓的东家德康布雷是个知识渊博的老人，他破译出这些文字与欧洲历史上的鼠疫有关。随着怪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他们终于警觉起来，报了警。于是引出了小说的第二条线索，也就是主线，真正的主人公亚当斯贝格探长这个时候才出现。

亚当斯贝格此时正为一桩怪案伤脑筋：巴黎几个区都有住宅被人在门上涂上了反写的4字，随后，一个个男女相继神秘死去，身上爬着跳蚤，皮肤漆黑，让人想起几百年前肆虐全球、夺去数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鼠疫，而那个反写的4字经专家辨认，正是当年人们写在门上以躲避鼠疫的保护符。警方对4字的署名者CLT做了深入调查后，也发现那是中世纪针对鼠疫的一句拉丁文警示语“快走！慢回”的缩写。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巴黎马上就出现了恐慌，人人自危。

探长亚当斯贝格是个凭直觉破案的人，他在广场观察听众时，脑子里一闪，似乎发现了凶手，但灵感瞬间消失，直到夜间在马赛看船时，岸边的一道亮光才又重新激起那道灵光——预防鼠疫，钻石是最佳的护身符。这一理论在专家那儿得到了证实，于是探长重返广场，抓住了戴钻戒的小老板达马斯，并查出他的家族与鼠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达马斯在事实面前很

快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原来，7年前，家境富裕的达马斯遭到了一伙流氓的敲诈和迫害，女友受辱跳楼身亡，他受冤入狱。出狱后，他追踪仇人，并以家族的传家宝——钻戒作掩护，培养所谓的鼠疫菌，然后把染上“鼠疫”的跳蚤装进信封，塞到仇人们的门缝底下。虽然这种鼠疫菌纯属于虚乌有，但有幻想症的达马斯自以为一一毒死了仇人，雪了恨。

案子就这样破了？远远没有。根据尸检，受害者是被掐死的，而不是得鼠疫死的。对跳蚤的化验结果也表明，跳蚤身上也并无鼠疫病菌。至于死者皮肤变黑，是因为被涂上炭粉所致。得鼠疫死亡者皮肤会变黑，这是以讹传讹，是一个流传久远、普遍被人接受的谬误。达马斯精通鼠疫知识，显然不会犯这个常识错误，其背后必定还有黑手。可达马斯为什么把全部罪行都承担了下来呢？

全书围绕着鼠疫而展开，但死因最终与鼠疫并无关联。随着情节的发展，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命案变成了基度山式的复仇案，然后又牵出了一桩遗产争夺案。受害者原来是虐待狂，传播鼠疫的人却让人同情。当作者最后捅破窗纸，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大家都感到相当意外，因为结果与原先想像的大相径庭。

情节充满悬念，故事扣人心弦，这是侦探小说成功的必要因素，但光做到这些还不足以使这部小说“鹤立鸡群”。《快走！慢回》区别于其他侦探小说的，或者说它的文学性（这正是许多侦探小说所欠缺的），还在于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和小说的语言。小说中有数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个个性格鲜明，栩栩

如生，让人过目难忘。亚当斯贝格探长是个破案奇才，经验丰富，具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和职业敏感，但为人懒散，不修边幅，总是不慌不忙，脾气好，不发火，记性差，好忘事，老是记不住下属的名字，不得不随时备个小本子，把有关人士的外貌特征记录下来。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每天都要到街上走几个小时寻找灵感。这个大智若愚的人物既让人敬佩，又让人着急。而他的助手当格拉尔则恰恰相反，虽然相貌丑陋，衣着却十分讲究。他没老婆，却领养了5个孩子，他思维严密，注重证据，往往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若斯所住的膳食公寓里的住客们更是性格迥异，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各自的神秘故事：博学的德康布雷因被控强奸学生坐了6年的牢，出狱后改名换姓来到巴黎，租了一栋公寓，然后又转租出去，不但避税，还偷偷搞些小买卖。但他有文化，爱琢磨事，帮了探长不少忙；风风火火、大嗓门的丽丝贝特当过妓女，但从良后像母亲一样关心别人，大胆坦率，辛劳勤快，结果人见人爱；不声不响的弱女子埃娃温柔善良，却有一肚子辛酸泪，她是为逃避家庭暴力躲到这里来的，谁都不准说她的事，因为她丈夫正满世界追杀她。还有白天当洗衣工晚上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怪异的博学者旺多斯勒；貌似天真无邪、弱不禁风，实为杀人帮凶的玛丽-贝尔；养跳蚤、做奶皮馅饼的80多岁的老太太玛内；虽然身体臃肿，追起逃犯来却是健步如飞的肥胖女警雷唐库尔……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探长亚当斯贝格、历史学家吕西安等人物出现在瓦尔加的多部侦探小说中，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小说，塑造一个像

西默农笔下的梅格莱探长那样能长留在文学画廊中的人物。

《快走！慢回》的语言也很有特点，人物的对话非常传神，而且很精练，有评论家赞扬说，小说中“没有一个细节是孤立和偶然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和俗语，并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和身世来设计语言，揭示其性格。水手若斯满嘴都是航海用语，箱子在他眼里就像是船，走路的速度也以“节”来计算，并动不动就以掌舵来作比喻。他虽然来到了大都市，还念念不忘海洋天气预报和历史上的海难，他的水手思维和习惯与巴黎的城市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他的个性显得十分鲜明；新来的警察拉马尔目不斜视，老是说“是”，探长怎么也纠正不过来；还有那个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吕西安，一开口就是军事术语。《快走！慢回》的内容非常“干净”，没有侦探小说常有的那种血腥、暴力和色情描写，相反，书中具有一种诗意和一种乐感，作者相当重视语言的节奏、旋律和音韵，简直是把它们当诗歌来处理，有的文字相当抒情，尤其是写到探长的女友卡米尔的时候。而且，这部小说富有哲理性，作者通过情节的展开和犯罪动机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冷漠和自私造成人心的孤独，孤独容易让人变态，造成疯狂，而个人的疯狂举动和报复行为又会引起集体恐慌和社会的动荡，酿成巨大的悲剧，现代文明会轻而易举地被一些失去理智的疯子毁于一旦。小说出版不到半年，这些观点便在“9·11”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作者还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揭示了人性的某些弱点，认为某些灾难的发生与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和喜欢传播谣言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类有一种永远不能

满足的渴望，那就是好奇心”，并精辟地指出：“谁迷信，谁就轻信，谁轻信，谁就被人操纵；谁被人操纵，谁就要倒霉。这是人类的伤口，它比所有传染病加起来造成的死亡还要多。”

作者在书中参照和引述了世界历史上的鼠疫事件，从而使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但瓦尔加是个反现实主义的“想象派”，不同意侦探小说应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理论，而是强调想象的作用。她不主张描摹现实，从来不根据社会新闻和真实案件来进行创作，但她竭力让自己想象出来的情节和编写出来的故事符合逻辑和现实生活，“让它们像是真的一样”。《快走！慢回》中的情节，许多是不可能真的在当代巴黎出现的，“那些谋杀绝不会发生”，但谁都不怀疑其“真实性”。瓦尔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的人寻找的是社会现实，而我寻找的却是真实。我不把现实主义作为我的小说的基础。我试图把事情变得真实，但不是变成现实。我远离现实主义。所以，我的小说从来不描写人物的家庭琐事和夫妻生活。必须用文学来谈论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也许，我在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正是我理想中的东西！”

作为考古学家的瓦尔加，她没有像许多一举成名的作者那样抛弃原职业，一心一意从事创作。今年48岁的她现在仍然脚踏两只船，白天从事科学研究，晚上10点钟以后才开始写作。她的小说大都是在坐车、走路时构思的，因为她有时白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她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接受采访，讨厌上电视、拍照，声称要与成名后的“副作用”作斗争。假期是她主要的创作时间，她往往会每天写作15个小时。一部小说，

她通常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但随后是无休止的“痛苦”修改，有时会修改十来遍，甚至推倒重来。她有个孪生妹妹，是她的第一读者，“瓦尔加”这个笔名就是她从学画画的妹妹那儿“偷”来的。她很低调，不想让太多的人认识自己，只希望别人读她的书。她说她想取悦所有的读者，尽管她知道人人都能读的书并不一定是好书，但她不想让自己的读者局限于某一个阶层，“小说和诗歌应该像风景一样，大家都能欣赏”。

紫丁

2005年5月



一

当蛇、蝙蝠、獾和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动物成群出动，放弃它们的自然习惯，来到旷野；当果树、植物和蔬菜开始腐烂并且爬满了虫……

二

若斯早就发现，在巴黎，人们走路的速度要比在吉维内克快。每天早晨，行人们以每小时三节的速度流过马里纳大道。这个星期一，若斯几乎是以每小时三节半的速度赶路，他迟了20分钟，因为咖啡渣全都洒在了厨房的地上。

他并不感到奇怪。若斯早就知道事物本身具有一种神秘而病态的生命。也许除了某些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的甲板以上的船舱，在这个布列塔尼水手看来，事物的世界显然充满了

活力，随时准备跟人类作对。稍微掌握不好，突然给事物以自由，哪怕一点点自由，都会引起一连串灾难，程度不等，可能仅仅是让人不悦，也可能是酿成悲剧。瓶塞从手指中飞出，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和证明。因为飞出去的塞子绝不是落在人们的脚边，而是落在炉子后面。可恶！就像到处觅食的蜘蛛，给它的猎杀者——人类以一系列变化莫测的考验。移开炉子，连接炉子和煤气管的软管脱了下来，厨具掉在了地上，或者烫了手。而今天早晨发生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扔垃圾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垃圾袋太不坚固了，旁边破了，咖啡渣洒在了地上。被奴役的事物理所当然会产生报复思想，虽然不很经常，但时时都想着以其潜在的力量迫人类就范，让他们像狗一样蜷缩成一团，在地上爬着，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不，若斯从来就不相信事物，也不相信人类和大海。事物会使你失去理智，人类会使你丧失灵魂，而大海则会夺走你的生命。

若斯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没有向命运挑战，而是像狗一样，一把一把地捡起咖啡渣。他一句牢骚都不发，弥补了自己的过失，事物的世界退潮了。早晨的这个小故事并不是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罢了，可以把它忘了，但若斯在这件事上决不会搞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人类和事物的战斗在继续，在这场战斗中，人类不总是胜者，远非如此。这是悲剧的预兆，远洋巨船断了桅杆，拖网渔船触礁粉碎。8月23日凌晨



3时，他的那艘船，“西北风”号在爱尔兰海域漏水，船上有8个人。然而，谁知道若斯是否满足了他那艘拖网渔船让人发疯的苛求，又有谁知道人与船是否达成了妥协。在那个可恶的暴风雨之夜，他突然使尽全力，用拳头猛击船的右舷。当时，“西北风”号几乎已经侧翻，船尾突然进水。机器被淹了，渔船在夜间失控，船员们不停地往外舀水，最后，渔船在黎明时分沉到了珊瑚礁上。那是14年前的事了，死了两个人。14年了，若斯踢翻了船主；14年了，若斯出狱后离开了吉维内克，他因蓄谋杀杀人并伤害了他人而被判入狱9个月；14年了，他的整个生命几乎都已被海水冲走。

若斯走下盖泰路，牙齿咬得紧紧的，每当想起消失在大海中的“西北风”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其实，他的火并不是冲着“西北风”号来的，那艘漂亮的旧渔船只不过是年久失修，船身腐烂，顶不住风浪的打击而已。那天晚上，那艘船肯定没有掂量过自己能抗几级风浪，它已经忘了自己多大岁数，忘了自己已年老体衰，吱嘎作响。渔船肯定不愿意让那两名船员死去，至今还傻傻地躺在爱尔兰的海底，它很后悔。若斯常常跟它说话，安慰它，宽恕它，他觉得那艘船现在已经像他一样，终于得到了安息，在海底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就像他在这里，在巴黎开始新的生活一样。

然而，宽恕船主，这是不可能的。

“走吧，若斯·勒盖恩，”船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这艘破船，你还可以再开10年。它结实得很呢！你是它的船长。”

“‘西北风’号已经很危险了，”若斯固执地说，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它的螺丝松了，船底板变形了，船盖破了。我可不敢保证它能抗得住海上的大风浪。这船已经不符合安全规范了。”

“我了解我的船，勒盖恩先生，”船主的口气严肃起来，“如果你害怕驾驶‘西北风’号，我打个响指，马上就有10个人来替换你。他们勇敢大胆，不会像办公室里的白面书生那样无病呻吟，空谈什么安全规范。”

“可船上还有我的7个弟兄。”

船主把他那张油光油亮的脸凑过来，威胁他说：

“若斯·勒盖恩，如果你胆敢到港务监督处去告状，我马上就把你打翻在地。从布雷斯特到圣纳泽尔，你再也找不到一个人雇佣你。船长，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是的，若斯一直后悔，在发生海难的第二天，他没有要那个家伙的狗命，只是打断了他的一只胳膊和他的肋骨。船员们把他拉住了，劝他说，若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拦住他，制止了他，使他没能打死船主及其爪牙。他一出狱，他们就把他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勾掉了。若斯在酒吧里大喊大叫，说港务监督处的官员们受贿，但他后来不得不告别渔船。若斯跑了许多港口，最后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跳上了一艘从坎佩尔开往巴黎的船只，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布列塔

尼人一样，来到了巴黎的蒙帕纳斯车站广场，撒下了一个要逃跑的女人和9个要杀的男人。

看见爱德加-基内大街的十字路口时，他暂时忘记了昔日的深仇大恨，准备弥补失去的时间。咖啡渣事件、事物的战争和人类的战争至少浪费了他一刻钟。而在他的工作中，守时是最重要的，他要在8点30分第一遍朗读他的广告，12点35分读第二遍，晚上版则在18点10分读。这三个时间段人最多，在这个城市里，听众们太心急了，容不得迟到一点。

若斯把箱子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掂了掂。他是晚上挂上去的，用绳子绕上两圈，打个结，再加两个防盗装置。今天上午，箱子不太满，他可以选得快一点。他微微一笑，抱着箱子走向小店的后间，那地方是达马斯借给他用的。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像达马斯那样善良的人的，他们留你一把钥匙，让你使用桌子的一角，不担心你会撬他们的钱箱。达马斯，那是一个人名；他在广场边开了一家店，叫“罗尔-里德”^①，他让若斯进店来整理要宣读的公告，免得在外面风吹雨打。罗尔-里德，那是一个店名。

若斯打开了箱子，那是一个大木箱，他亲手做的，他把它叫做“西北风”二号，以纪念他已经失去的心爱的船。对一艘巨大的拖网渔船来说，见自己的残骸沦为巴黎的一个信箱，这也许并不光彩。可这个信箱不同寻常，这是七年前根

^① 原文为Roll-Rider，系英文。这是一个卖自行车和滑雪用品及各类滑轮
的店。